

试论三峡盐资源对巴文化的重要作用*



程龙刚 (四川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

长江三峡地区的盐业资源在巴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是近年来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和思路。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需要注意的倾向:由于受考古材料的限制,大多在探究这一问题时仅限于猜想或臆测,这对我们探讨这个问题造成了一定困难。

1997~2003年,在三峡库区展开文物抢救发掘工作,特别是“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在三峡开展的盐业考古为我们探究三峡地区盐业资源与巴文化的特殊关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新材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忠县中坝、瓦渣地等地开展的盐业考古,有助于探索古代巴人的经济特征,并进而从一个方面理解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片不太适合农业经济的土壤上十分丰富的人类遗存。”

一. 得天独厚的盐业资源

中生代和新生代剧烈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三峡地区奇异的地貌和丰富的盐业资源,为三峡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在中生代的三叠纪,四川盆地(包括今天的云南、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属于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高温干旱的气候下,规模达50万平方公里的咸化海域——上扬子蒸发海形成。三叠纪末,由于印支运动,秦岭地槽上升,黄陵庙背斜崛起,海水从盆地西南退出,存留在四川盆地内的海水形成一个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巴蜀湖”。侏罗纪时,由于气候炎热干燥,残留的海水蒸发,巴蜀湖面积逐渐缩小为仅有2万平方公里的“蜀湖”,并沉积了较为丰富的盐卤结晶。白垩纪时,云贵高原

和四川盆地北部逐渐抬升,盆地南部产生凹陷形成“巴湖”,沉积了厚厚的紫色砂岩,个别地方有盐晶和石膏沉积。

在三峡地区的盐矿资源中,处在三峡库区腹心的万县盐盆最为引人注目。这个盐盆横跨长江两岸,呈北东—南西向展开,西南端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东北端止于云阳县以西,西北和东南分别以云阳县黄泥塘、云安镇背斜和大坪山—方斗山背斜为界,延绵约100公里,南北宽20~30公里,盐体延伸面积2700平方公里,远景储量1500~1600亿吨。这些盐矿资源为自然盐泉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从史料记载看,散布于三峡地区的巫溪县宝源山、彭水县郁山镇、奉节县白盐碛、云阳县云安镇、开县温汤井、万州长滩井、忠县谿井和涂井,以及湖北省的建始县,自古以来皆有盐泉。这些盐泉或从山麓流出,或从溪旁渗出,具有天然性和浅层性的地质特点,很容易被人类发现和利用。

二. 盐业资源演绎的巴文化

在1997年大江截流以前,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滞后。有关巴人的起源和发展一直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今天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较之前人更为有利的条件,不仅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也有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综合研究,不难看出,三峡地区的盐业资源对于巴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衰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 巴族的兴起

巫载民乃“巴人之祖”一说已被学术界所认同。《世本·氏姓篇》载:“廩君之先,故出巫诞也。”董其祥先生认为:“巫诞就是《山海经》所称的‘巫

* 国家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重大项目——技术与经济研究资助(项目号:2006BAK20B03)。

载’或称‘载民’。”任乃强先生也认为巫诞与巫载有关。据杨权喜先生考证:“巴、巫诞、稟君大体均指三峡至清江一带沿江生活的巴蜀文化系统的一支民族,即夏商时期的巴人。”

巴人之祖巫载民,是三峡地区盐业的重要开拓者。《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有载民之国,为人黄色。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关于“载民之国”的地理位置,《山海经·海外南经》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载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载国在三毛东。”据董其祥先生研究,“三苗之东,即今甘肃东南,正是大巴山、巫山地区,即古巴族巫载活动、聚居之所”。任乃强先生通过对“三苗国”的考证明确指出,巫载国所在地位于瞿塘峡东口大溪口和巫峡西口巫溪口之间100里开阔地带,与大溪河谷、巫溪河谷相连(今巫山和巫溪2县所在区域)。巫载国地处绝壁险峭的石灰岩山谷,耕地和牧场匮乏,为何能“百谷所聚”?其原因就在于巫载民发现并开发利用了三峡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盐泉——宝源山盐泉,可用土法烧制食盐与周边部落交换谷物、布帛和所需其他生活用品。这一点,已为大溪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所证实。

在巫山大溪遗址发掘的210座墓葬中,不少墓内用鱼随葬,有的墓主口中衔鱼,有的将鱼放在身上,或将两条大鱼垫在死者双臂之下。我们知道,鱼是极易腐臭的动物,要想使之贮藏,必须加以腌制。对此,任乃强先生这样解释:“巫山县北之宝源山盐泉,自古迄今,从未衰减。地距大溪沟,一水相通,不过二百里。由此可知此间之原始人群,得盐之易,用盐之早,与醃鱼殉葬之必然^①。”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大溪遗址发掘有来自盆地以外的绿松石、象牙圈、海螺、蚌珠等稀有之物。这充分表明,当时大溪先民已用其土产——食盐或用盐腌制的鱼与邻近部落进行原始贸易。巴人之祖巫载民即为大溪文化的创造者或后裔。正如杨华先生所言:“据近年来考古学者的研究,鄂西、川东一带自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时期,这里就是巴人(应是巴人之祖巫载民——笔者注)的根据地了^②”。

至迟到夏代初年,巴人已登上历史舞台。《山海经·海内南经》曰:“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

生。居山上,在丹山西。”《竹书纪年》卷上亦云:“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沿岸发现了一大批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

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与其祖辈巫载民一样,逐鱼盐而居,活动于盐资源丰富的三峡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载:“(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夷水(又称盐水),即今清江。《水经注》卷三七解释说:“夷水,即假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水经·夷水注》说,夷水从难留山(在今湖北长阳县西200里)东流“与温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夹岸,有温泉对注,夏暖冬热,上常有雾气,痼疾百病,浴者多愈。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有盐气。夷水有盐水之名,此亦其一也。”熊会贞《水经注疏》按称:“泉在今长阳县西”。杨华先生根据地名学调查认为,《世本》记载的“鱼盐所出”之地当在今长阳县最西端的渔峡口一带^③。渔峡口附近现在还有盐池温泉,据科学检测,其NaCl含盐量仍占3/1000,这与《世本》“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记载相符。廩君巴人占领清江流域的鱼盐之利后,其部族势力逐渐强大,走向兴盛。

(二) 巴族的兴盛

商代晚期以降,廩君巴人以盐作为经济支柱,通过与邻近部落以盐易物的交换,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已十分强大,臣服了其他几个小氏族部落,筑城为都,建立起部落联盟式的酋长国——巴国。“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④。”为配合湖北清江隔河岩水电枢纽工程的建设,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长阳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的香炉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香炉石遗址面积约700平方米,文化层厚5米,是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在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商末至西周的2400余件陶器中,圆底釜和尖底杯多达2100余件,占88%左右。与此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陶网坠。根据香炉石遗址的地理环境与《世本》、《晋书》、《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等记载夷城“山石曲”、“泉水亦曲”的地貌特征相似,加之其附近又有反映巴人故事白虎陇的传说,罗家新先生认为香炉石遗址就是廩君巴人的都

城夷城所在地^⑤。这一看法颇有见地。

以盐立国的廪君巴人在完全控制清江流域后,为攫取更多的盐业资源,迫不及待地向西扩张。他们中的一部分沿小溪越过渝鄂山地,进入三峡腹心地带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和忠县;另一部分自郁江南下,直指盐泉丰厚的彭水郁山一带,为行盐方便,又顺乌江而下到达枳(今涪陵),并在此建都,后迁都江州(今重庆)。廪君巴人占有三峡地区的盐业资源,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至春秋后期,巴国已囊括“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夔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渝东南酉阳、秀水、黔江、彭水及黔东、湘西部分地区)”^⑥这一大片地域,其疆域之辽阔可谓当时的泱泱大国。纵观廪君巴人的疆域扩充史,不难看出,它基本沿袭了先人仰仗自然盐泉制盐、贩盐的古老传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三峡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中得到印证。

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中坝、邓家沱、李园、云阳明月坝、三坝溪、奉节老油坊、巫山双堰塘、蓝家寨、长阳香炉石等遗址均出土有巴文化的典型器——尖底杯和圆底罐,其堆积之厚,数量之多,器物之单一,令人吃惊。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报道了中美两国学者对忠县中坝遗址所出陶器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发现陶器制盐的科学证据,证明中坝是一个大型的制盐遗址^⑦。如上所述,商末至春秋战国时期,忠县、云阳、奉节、巫山、长阳等地都是巴人重要的盐产地,陶器制盐规模庞大,盐产量极其可观。

(三) 巴国的衰亡

盐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食用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也决定了巴族因盐而辉煌、因盐而招致灭顶之灾的宿命。战国中后期,巴、楚和秦为争夺三峡的盐业资源而多次诉诸武力,至公元前316年,巴在楚和秦的夹击之下最终灭亡。

从战国中期起,楚对巴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夺取三峡盐资源的军事行动。公元前377年,楚派军西征,占领了巴控制的清江流域,使巴国经济遭受重创,国力趋于虚弱。公元前361年,巴南部领土——黔中之地又被楚占领,彭水郁山盐泉因此丢失。这也使巴国经济更加虚弱。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楚人攻占今巫溪、巫山和奉节一带,巴拥有的三大盐泉损失殆尽,失去了立国的经济支柱。

楚威王时,楚军从枳出兵,攻下巴国都城江州。接着,又攻陷江州北面的垫江(今合川),巴国君臣仓惶逃至阆中。至此,巴国名义虽在,但辖地仅有川北一隅,巴国统治岌岌可危。公元前316年,秦南下灭蜀,顺手轻而易举地灭掉了巴国。

楚觊觎巴的盐资源而对其频繁征伐的史实可以从三峡库区发掘的楚墓得到证实。在涪陵镇安、忠县崖脚、云阳李家坝、万州中坝子、奉节上关等地清理楚墓近100座。从其分布看,忠县和云阳是三峡地区两个产盐重地,崖脚位于谿井河与长江汇合处的北岸,是控制谿井盐场的要地;李家坝位于云阳高阳镇,距云安盐场仅20公里,又是开县温汤盐的必经之地,是控制云阳和开县水陆盐运的要地;万州、奉节也产盐,涪陵虽不产盐,但地处乌江口,是控制彭水郁山水道的重地。不难看出,上述楚墓所处的位置都与三峡盐产地有关,而且都处在盐运的重要位置,楚军控制这些地方的目的不言自明。从墓葬数量看,盐的产量越大,墓葬越是集中^⑧。

三. 余 论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清理出三峡盐资源与巴文化的三重特殊关系:(一)三峡盐资源是巴文化形成的重要凝聚因素;(二)三峡盐资源是巴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三)三峡盐资源是巴文化衰亡的重要诱因。

(一) 三峡盐资源是巴文化形成的重要凝聚因素

食盐,是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人类生理活动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所以,“是故,上古民族文化最先形成之地区,即必为自然产盐之地区,或给盐便利之地区”^⑨。

三峡地区多石灰岩,土地贫瘠,农耕条件较差,但盐资源丰富便利,水网密布,宜于制盐和渔猎,是生产力不高的先民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处。巴人之祖巫谿民受巫山盐泉的吸引聚居,创造出山区小河谷的“巫谿文化”^⑩。夏商周时期,巴人秉承传统,沿长江干流逐鱼盐而居,以盐兴国,以盐富国,创造出个性鲜明的巴文化。可见,三峡地区的盐资源是巴文化形成的重要凝聚因素。

(二) 三峡盐资源是巴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个民族文化要发展,必须要有用于与其周边民族交换的物资,在经济交流中汲取其他民族的生活经验,从而创新出本民族的先进文化。在上古时期,盐与粮食、水一样,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资源。其中,盐资源量少、分布有限,是以经济交流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资。鉴于此,任乃强指出:“人

类文化总是……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输,扩展其文化领域^②。”

李绍明先生认为,“有了食盐,不仅可满足巴人本身生活所需,而且还可壮大自身经济力量而与楚蜀诸地交通^③。”在三峡发现的“早期巴文化”既与成都平原的同期文化相近,又与江汉平原的同期文化接近,说明巴文化与蜀文化和楚文化联系密切。如上所述,巴民族以食盐作为原始商业贸易的资本,与近邻交换谷物、布帛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促进了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融合,从而创造出辉煌的巴文化。

(三) 三峡盐资源是巴文化衰亡的重要诱因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峡盐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不仅是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巴文化衰落甚至消亡的重要诱因。

战国初年,列国争霸,楚、秦作为当时的两个大国,冲突尤为激烈。巴国有着令人艳羡的鱼盐之利,战略地位突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④。楚国地处江汉平原,盐业资源匮乏,食盐供应向来受到巴国的掣肘,这是其实现称霸不得不首先解决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阶级产生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的杠杆。”为了夺取三峡地区的盐资源,战国中晚期,楚对巴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直至最终占有巴国的重要资源。最终,巴国在楚人打击下,失去了赖以立国的经济基础,国力日趋衰微。

注释: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a.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b.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c.阿波:《上古巫咸国考析——中国盐文化探源》,《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d.任桂园:《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三峡学刊》1994年第4期 e.任桂园:《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族起源及社会流动的关系》,《三峡学刊》1996年第3期 f. 鲁子

健:《夔宁盐泉与巫盐文明》,《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g.管维良:《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巴渝文化》1999年第4期。

刘豫川、邹后曦:《全国最大的考古工地重庆库区1997~2003年考古成果》,《文物天地》2003年第6期。

参见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夔于提请部向国家推荐云阳建设50万吨/年盐化工基地的建议》。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引。

、⑧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

、⑪、⑫ 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参见杨权喜:《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任乃强先生认为,“载民之国”的“国”字,并非“国家”之义,而是与“域”字同义,指巫盐民族分布的地域。其时尚未建国,至多只是具有领导四邻部落力量的氏族公社而已。

、⑯ 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⑫、⑬ 杨华:《对巴人起源于清江说若干问题的分析》,《四川文物》2001年第1期。

⑭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

⑮ 参见罗家新:《浅谈夷城》,《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91年。

⑯ 《华阳国志·巴志》。

⑰ 参见王丹丹、胡志斌:《科学家:古代四川中坝是中国内陆制盐中心》,载《竞报》2005年8月29日。

⑱ 参见刘卫国:《渝东古盐业探源》,《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⑲ 任乃强:《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⑳ 李绍明主编:《川东西水土家》,成都出版社,1993年。

㉑ 《史记·张仪列传》。